

呼唤人群中不甘混乱的迷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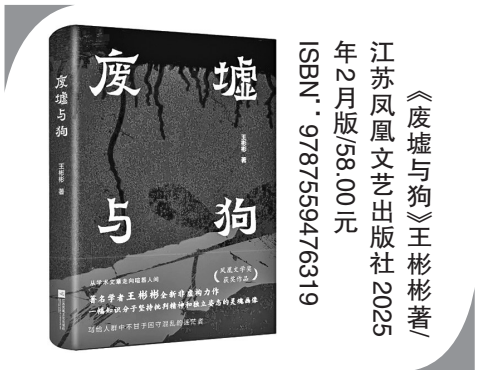
关键词 知识分子 批判精神 非虚构

○李珊珊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学者、文学评论家，其文章旗帜鲜明、话语犀利，善用毫不妥协的笔触评论各种学术问题。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曾评价他，“在批评界是一个独行者，是一个不大有‘现实感’的人……他的思想、情怀、认知等，道人所未道。在边缘处看天下，在风云处论短长。见识与材料在正史之余又在历史之中，他是当今随笔界的独特存在一大景观”。关于自己写作的“批判性”，王彬彬曾写道：“一个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应该尽可能地说点真话，尽可能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光是吹吹捧捧，‘啃招牌边’实在无聊”。这句话看似容易，但真正做到，却非易事。王彬彬一直践行着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自觉，这样的自觉也延伸到了其非虚构创作中。

《废墟与狗》是王彬彬最新的非虚构作品集，书中收录了《废墟与狗》《吃肉》《真相》《住院》《公私》《绝响》《家长》《霹雳一声高考》《队长》等篇目。还未出版，即斩获第二届凤凰文学奖。此次，其视角从学术研究转向了自身。他选择在自己的童年岁月中找素材。但其文字不是闲适小品，不是戴着滤镜回忆童年的“岁月静好”，而是继续坚持其多年文学研究自觉养成的“批判性”，将这种“人格”带入非虚构的创作中，由日常起笔，以一种非常理性、带有反思精神的方式回顾自己成长历程中的人和事。作品时间横跨大半个世纪，作者从那个因为受伤想借机吃肉的小孩，到遭受欺负的少年；从羡慕同学拥有自行车、蚊帐和鲜亮衣服的学生，到散步时与废墟中的狗相遇的大学教授……11篇文章，环环呼应，勾勒出一代学人的成长经历与思想历程。字里行间充满令人唏嘘的故事、果敢顽强的人生态度，以及独立深刻的思考。再加上其独到的文笔，遂成一本独特之书。

王彬彬每年都会把《鲁迅全集》拿出来翻阅，已经把鲁迅变成了自己文字、秉性、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从《废墟与狗》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出其继承了鲁迅嬉笑怒骂、深入现实的杂文传统，具有浓烈的启蒙意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的开头说：“启蒙是指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是康德为启蒙运动提出的口号。福柯指出这种对理性的推崇本身就蕴含着权力关



系。在启蒙过程中，理性被构建为一种权威的知识体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宗教等权威。启蒙思想所涉及的问题和场域非常宽广，涉及政治、历史、社会、权力、知识关系和主体性等多种维度，《废墟与狗》中的启蒙意识主要表现在个体生活化的层面。

比如，《住院》一篇中写道：“我”大学二年级时，因为肺结核入院，结识了一位高级干部翟主任。翟主任只是随口一提说“想学日语”，我却“双手送上父母借债为我买的书。所谓学日语，无非随便说说，我却当真了。”他后来又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他写道：

我喜欢这个人吗？并不喜欢！我与他有共同语言吗？当然没有。可我却乐意与他散步，乐意陪他聊天，乐意在他眼里显得有用。这表现了什么？只能说，这可能表现了一种人性中与生俱来的“下贱”。

很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与生俱来的“下贱”。有人强烈些，有人微弱些。有人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下贱”并努力克服它，有人则把“下贱”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武器，凭借它获取大名大利。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一直与自己身上的“下贱”斗争着。这是一种艰难的战斗。

鲁迅先生在其作品中多次深刻地批判了中国人性格中的“麻木”特征，这种“麻木”体现在多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敲击社会结构，唤醒那些麻木的灵魂，让人们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追求真理和自由。王彬彬则选择通过正面的自我质疑，把个体从具体的社会地位中抽象出来，将“我”拉下“神坛”，“我”与大多数人一样，都“默认”了人的潜意识里都所谓讨好权力上层的一面，把这样一种人性中的“下贱”当作了“常识”。王彬彬通过对个体行为逻辑的分析揭示出人性深处普遍存在的幽暗地带，启发读者重新展开“何为人，人何为，人为何”的思考。这样的批判是

痛苦的，但也是必要的。

《废墟与狗》的另一个特色，是王彬彬独特的语言风格。王彬彬的文笔独到，常常是慢条斯理地先说无关紧要之物，结果是请君入瓮般地说到要害，结构精巧，带有“先顾左右而言他”的设计感，平淡而有张力，似观潮令人出一身汗般、发人深省。笔者认为，作为一本由日常生活入手的非虚构作品，《废墟与狗》的语言让整部作品呈现一种突破次元的坚硬质地。试举两例：

半斤，在数量上很合理，但在钱数上很尴尬。七毛三的一半，是三毛六分五厘，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买半斤肉，要付三毛七分钱，也就意味着要多付五厘钱。这当然是亏了。而五毛一分钱可买七两肉。当然，七两肉，应付五毛一分一厘。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这一厘当然就免了。这当然是赚了国家一厘钱。如果买半斤以下，那又少了些。买到八两九两，那就跟一斤差不多了。七两，不算过多，更不算少，比较起来又最方便算账，所以，以五毛一分钱买七两肉，成为最常见的方式。（《吃肉》）

卖布，是在用尺子量着扯。今天扯下三尺，明天扯下两尺。扯完了，卖出的总数正好与进货时长度相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总数少于进货时的长度，那亏损的部分岂不是要营业员负责？所以，一匹布，出厂时要为营业员留出余地。但余地留多少，也是无法准确估算的。（《公私》）

《废墟与狗》一书中这样急促而又严密的语言的表达比比皆是，短句尤多，语含机锋，呈现出一种近乎“较真”的智性。这样的文字处理，展现出一种成熟的写作者对文字的心理节奏的把握，王彬彬或许就是要刻意打破一些汉语的所谓规范表达，力争通过对文字节奏的把握，展现一种理性而决断的张力，从而牵动读者的情绪去思考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常识。

人生、文学和历史在王彬彬这样一番周密而细致的编织之后，使《废墟与狗》成了王彬彬式的散文。作品显露出当代知识分子自我审视的精神样貌，也堪比一部连贯地从时代现场萃出的思想笔记。今天中国的故事，多是励志、逆袭的传奇，《废墟与狗》仿佛一次“启蒙实验”，为当代读者展示了一种审视世界与自身的可能。正如该书封底所说，为那些“人群中不甘于困守混乱的迷茫者”，提供了一幅知识分子坚持批判精神和独立姿态的灵魂画像。

小说中成人形象的塑造也非常成功，支教老师的形象刻画得饱满真实。秦歌、伍子健等怀揣理想与热忱，跨越重重山峦投身支教事业。他们放弃了北京、深圳等大城市优越的生活，在高原反应、家庭压力、恶劣环境的多重夹击下仍然坚守初心，为边疆的孩子奉献自己的青春。

此外，小说也有塔吉克民俗文化的诗性书写。在小说《雏鹰合唱团》中，作家将塔吉克族的民俗文化巧妙融入作品，不但以诗意文字描摹帕米尔高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还让慕士塔格山的雪光、叶尔羌河的波涛、手鼓与鹰笛的韵律以及高原阳光的气息跃然纸上，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片神奇的土地，感受着它的纯净与炽热。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巧妙地穿插了塔吉克古老的传说（如英雄达普猎杀巨蟒）、传统的婚礼丧礼习俗（如不同的鼓声）等，这些既丰富了故事的叙事层次，滋养了儿童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让儿童深入感知一个古老民族的灵魂。

在后记中，毕然自述自己多次深入帕米尔采风，并把这些经历化入作品，使得小说体现了扎根现实厚土的现实主义精神，且也表现出了充沛的鲜活的生命力。总之，《雏鹰合唱团》堪称一部饱含深情的儿童小说佳作，它以诗性笔触编织自由与梦想的故事，也向儿童传递出这样的信念：即便在雪山之巅，只要心怀飞翔的翅膀，便能跨越现实沟壑，抵达希望彼岸。这无疑展现了作家高蹈的情怀，因而小说不仅体现对塔吉克民俗的深情礼赞，更有对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温柔呵护。

（作者谭旭东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卫浩系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业者论坛

新时代出版社发行工作“讲政治”的内涵

■赵 婧

图书发行是出版产业链中连接内容生产与读者消费的核心环节，不仅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更是意识形态塑造的前沿阵地。进入新时代，图书发行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表现为政治要求更为严明，市场要求更为精准，专业要求更为全面，行业生态发展要求更为健康。在新时代语境下，发行工作“讲政治”的意义更加凸显。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出版社发行从业者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刻理解“讲政治”内涵，强化政治引领，全面提升素质，体现责任担当，通过不断适应新变化、回应新需求，在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中实现新定位。

“讲政治”是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坚决遵循

这不仅意味着发行工作必须在政策的框架内运作，更要求出版社及其发行人员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出版物的内容和发行方向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为图书发行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求发行工作在内容筛选、市场营销、宣传推广等环节，全面贯彻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

“讲政治”指向文化价值的坚守与传播

在图书发行中，“讲政治”意味着选择和推广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出版物。这要求出版社发行从业者在面对市场需求和商业诱惑时，不以牺牲文化价值为代价，而是通过创新方式，确保图书传递主流价值观、弘扬正能量，避免错误思潮通过图书传播扩散，切实履行文化阵地守门人职责。通过传播优秀文化作品，提升公众文化素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讲政治”涵盖对社会责任担当

新时代出版社发行工作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更要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影响，承担起引领社会风气、教育公众的重任。这体现在对低俗敏感营销内容的严格把关，对舆情防控的高度重视，对社会公益活动的

自然图鉴类科普书出版现状与挑战

■刘天天

近年科普书市场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以成人为主要阅读对象的科普书，虽然稳步增长，其市场占比仍然比较有限。在信息碎片化、娱乐化的快节奏时代，阅读科普书已经不是拓宽视野、丰富知识储备的唯一选择。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快速获取大量信息。相比之下，阅读一本科普书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此外，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提供了更多更具吸引力的消遣方式，科普书的传播和推广也充满了挑战。但自然图鉴类科普书依然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关注。

以译林出版社的《云彩收集者手册》为例，该书介绍了46种云彩和大气光学现象，并配有精美摄影图片，读者可以通过该书了解这些云彩的名称、特征和形成原因，并根据这些信息鉴别自己在现实中观察到的云的种类。有趣的是，书中为每一种云都设置了一张“观察卡”，让读者可以对自己观察到的云彩种类进行“打卡”，还可以根据云彩的稀有程度计算分数，和家人朋友进行比赛。该书曾多次加印，并在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占据当科普读物畅销榜排名第一的位置。这种互动感弥补了书籍载体本身相对单薄的形式，同时自带一种让人“走出门”的气质，将科学知识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让现实成为书籍内容的外延。

自然图鉴以其直观、形象的特点，通过大量精美的图片或照片和简洁的文字描述，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及日渐缺失的与自然间的联系。同时也在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提高环保意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作为国内最早的鸟类图鉴之一，湖南教育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可以说是为前几代中国观鸟者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书，也对国内观鸟活动的普及和推广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前些年该书的第二版也已经引进出版，同样有着相当不错的销量。

当然，目前自然图鉴类书籍的出版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本版自然图鉴在市场中占比仍然较小。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图鉴出版难度大，不仅组稿周期长，审稿难度也大，对于编辑的专业知识要求非常高，很多时候

积极参与，对全民阅读活动的全力推动，对社会文化繁荣发展贡献力量。通过这样的实践，“讲政治”成为图书发行工作提升社会价值、增进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讲政治”是对技术进步和新质生产力的主动呼应和管理创新

在信息化时代，出版社发行工作不仅要防范政治风险，还要主动探索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发展路径，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营销模式，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满足读者不断提升的高品质阅读需求，最大限度降低多年来居高不下的图书产品库存，以提升用户体验和发行效率。同时通过技术赋能，加强渠道管理、库存管理、印发储运供应链管理，优化发行工作方式方法，提升内部管理水平，防范经营性风险。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对出版社发行工作而言，当前对市场需求、读者喜好和竞争态势等情况的掌握，要更加关注技术突破和生产要素优化，更加善于通过在线数据的收集、分析进行研判，并成为未来图书发行工作关注、运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抓手。这些都是出版社发行工作“讲政治”的具体体现。

“讲政治”必然推动行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从行业生态角度而言，良性发展需要规范的市场秩序与健康的竞争环境。“讲政治”的出版社发行从业者会积极抵制恶意低价倾销、侵权盗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推动行业自律、建立诚信经营机制，维护出版发行产业链各环节的合法权益。“讲政治”是发行工作的根本遵循，更是维护行业生态实现长远发展的必要保障。

通过深入探讨“讲政治”的内涵，我们可以明确发行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应有定位，有助于出版业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到平衡，以高质量的出版物传递主流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推动出版业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

书写帕米尔高原上的梦想与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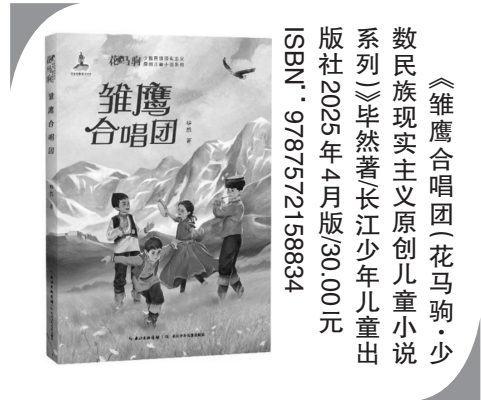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帕米尔高原 塔吉克族 叙事视角

○谭旭东 卫 浩

毕然是新疆儿童文学界一位笔耕不辍的耕耘者，现任教于重庆高校，担任写作教授。这位艺术科班出身的作家，对儿童文学情有独钟。最近，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其《雏鹰合唱团》，这部长篇小说通过支教老师秦歌与伍子健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中心小学组建“雏鹰合唱团”的故事，描摹了塔吉克族少年从雪域高原走向世界的成长轨迹，既展现了教育工作者润物无声的奉献精神，也映照出孩子们追逐梦想时澄澈如镜的心灵图景。可以说，这部小说值得从多方面品读，也能给儿童读者带来多样的艺术体验。

首先，这部作品奏响了教育、梦想与音乐的交响曲。小说聚焦于教育如何为边疆儿童搭建通往世界的桥梁，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题材。小说里，来自深圳、北京大城市的支教老师秦歌和伍子健，因地制宜开设文体特长班，挖掘孩子们的音乐和舞蹈天赋，让这些被群山环绕的幼苗意识到，未来可横跨山川湖海，到达更广阔的舞台。同时他们的努力让孩子们明白，读书与追求艺术并非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能实实在在改变命运、触摸梦想的途径。

显然，小说中“雏鹰合唱团”的成立象征着一种突破，即突破地理实体上的孤立、不同民族间的语言障碍，以及孩子们注定扎根于大山的命运桎梏。在合唱团中，无论是支教老师秦歌和伍子健，还是香港、马克、妮莎、艾山等少年，他们都在音乐中找到了自我价值，在蜕变中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朴素道理。其中小说里对“雏鹰”的隐喻尤为精妙，小说中的少年如雏鹰般在高原的风雪中振



翅，最终飞越彩虹，拥抱更广阔的天空。

其次，这部小说显示了多视角叙事的巧妙转换。叙事视角是叙事学的核心范畴，体现了文本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毕然在《雏鹰合唱团》中也突破了传统小说全知视角的叙事框架，以多视角叙事重构故事的时间维度，赋予每个角色鲜明的个性与立体感。小说16章犹如交响乐的乐章结构，每个章节都以独立人物为叙述主体，形成独特的叙述交响乐，可以说巧妙地采用了“转换式内聚焦”方法，通过多个角色的视角来展现不同事件，但小说又在特定范围内只聚焦于某个单一人物。每一章节更换一个角色叙述，这种多个独立视角的结合，使得小说角度多变，增添了更多的深度和意义，也能让读者从不同视角理解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再次，这部小说里有人物群像立体鲜活的塑造。小说里的笔触是非常细腻的，作家赋予了《雏鹰合唱团》中每个形象鲜活而立体的个性。比如香港具有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以及极高的艺术天赋。同时，香港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男孩。